



别怕，哥哥在  
◎ 吴有涛

灯下漫笔

## 宇迪三答

◎王海波

容我先为你描摹一个人，宇迪光学的奠基者，吴迪富。其人中等偏上身材，敦实如磐石。一张圆脸常漾着温厚的笑容，那笑容里糅合着农家子弟的憨实、商海沉浮淬炼出的机敏，还有一份让人心安的踏实感。我虽未曾与他促膝，却早已听闻他那浸透汗水与智慧的创业传奇，字字句句皆透着泥土般的真实。员工们私下常说，老吴待他们从不拿腔作调，亲厚如家人，那份情谊朴朴素素，暖在人心。

那日赴宇迪光学采风，我依约先到了东厂区。午后燥热，我徘徊于广阔的厂区，仰望着眼前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厂房，气势恢宏，沉默如巨兽。它们无声矗立，却仿佛在叩问我的内心：你与缔造这一切的吴迪富究竟隔着怎样的天堑？那一刻的静默里，一个比喻渐渐清晰，我与吴迪富分明是草与绳的关联。我不过是一株伶仃的草，随风摇曳，单薄易折；而他则是一条坚韧的绳。溯其源头，他何尝不是一株草？只不过，他不甘于草的脆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将散落的一根根草茎以惊人的耐心与毅力细细搓捻、紧紧缠绕，终于拧成了一股足以担山负海的巨绳！正是凭借这绳的韧性与力量，他硬生生撬开了精密光学的厚重门扉，为自己、也为追随者开拓出一片广阔无垠的天地。

你或许会问，他为何要如此呕心沥血，近乎执拗地前行？

他答得平实，却如重锤击壤：“为了生存、吃饭。”

### 二

这，是他最本初的答案。芸芸众生，常将际遇归咎于命运之手的拨弄，殊不知，人亦能扼住命运的咽喉，以奋斗之姿逆天改命。吴迪富正是这样一个以凡人之躯行改命壮举的实践者。他不仅敢于“玩命”，更懂得在命运的激流险滩中汇聚智慧的

星火。回溯来路，那起点何其微渺：不过寥寥数人蜗居于一隅，从事着眼镜镜片的简单打磨。然而，野草般的生命力岂会被方寸之地禁锢？他敏锐地捕捉到光的深邃与可能，将目光投向精密的放大镜领域。这仅仅是破土而出的第一步。紧接着，他毅然决然带领着这个草根团队昂首迈入了精密光学透镜制造的殿堂。没有捷径，唯有步步为营：与浙江大学光电系联袂，汲取前沿科技的养分；斥巨资引入全套进口冷加工设备，奠定腾飞之基；成立光学冷加工研究所，点燃自主创新的引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数码相机、单反相机的“眼睛”，到投影仪、监控系统的“神经”，再到医疗器材的精微探照、车载系统的安全之眸，乃至高悬寰宇的航空航天军品，宇迪光学的产品如同他亲手编织的光之绳网，悄然联结起现代生活的璀璨图景。这一路行来，风霜雨雪何曾停歇？风险如影随形，压力重若千钧，艰辛蚀骨，委屈难免。可吴迪富的脊梁从未弯折！他以磐石般坚定的信念为锚，以百折不挠的意志为桨，以永不停息的奋力拼搏为帆，硬是在看似不可能中，将“宇迪”这块璞玉精心打磨、锻造，使其日益壮大（做大）、日益精进（做优）、日益坚不可摧（做强）。他完成了从满足基本视觉需求的“眼光”，到探索宇宙星辰奥秘的“天光”的惊人跨越。

吴迪富在奋力创造自身价值的同时，亦在悄然推动着人类认知边界的拓展。

你再问他为何要这样披荆斩棘？

他眼中闪烁着更为明亮的光芒：“为了实现梦想。”

### 三

人生于世，多少时刻，我们陷于庸常的泥淖，内心空茫：既无深情厚谊的滋养，亦缺刻骨铭心的恨意，更匮乏诗意栖居的灵光。究其根源，往往在于灵魂深处缺失了一盏指引航程的明灯，那是对人生崇高目标的执着追

寻。而在吴迪富的精神版图上，两座丰碑巍然耸立，一是员工的福祉安康；二是回馈社会的赤子担当。这，早已熔铸为他生命的圭臬与行动的座右铭。他如是言说，更是躬身践行。

走进宇迪，你能真切感受到那份温度。一线工人的心声质朴而滚烫：“在这里，我们收获的远不只是薪水，更有被珍视、被关爱的暖意，是家的归属感。”正因如此，宇迪荣膺“十大员工幸福企业”的称号。这绝非浪得虚名，而是人心所向的必然。那些堆积如山的档案卷宗里，封存着宇迪无数个饱含温度的故事，它们共同编织着一种独特而强大的文化基因，“引领力”指明方向，“凝聚力”聚沙成塔，“创造力”生生不息，“亲和力”春风化雨。吴迪富对此洞若观火，世间万物，资源终有耗尽之日，唯有人心凝聚、精神传承的文化血脉，方能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一家企业能行多远，其命脉就系于这文化根基的深度与广度。

在精心培育这片企业文化沃土的同时，吴迪富始终将另一面旗帜——党建工作，如同生命般牢牢擎在手中，深深根植于心田，更切实地融入每一次决策、每一份关怀。这份赤诚，是他澎湃不息的力量源泉。回望来路，他常怀敬畏。党，是他头顶的朗朗青天，赋予他信念与方向；员工，是他脚下坚实的大地，给予他支撑与力量。他坦荡行于这天地之间，心之所系，却从未远离生养他的乡土，父老乡亲的冷漠、孤寡老人的寂寥、残障人员的困顿，始终是他心头的牵挂。吴迪富深深懂得，宇迪今日的枝繁叶茂、他个人的点滴成就，无一不是党的富民政策在这片热土上最生动、最具体的绽放。感恩的种子早已深种，化作对党的忠诚、对社会的反哺。

你问他为何要将这面旗帜举得如此之高？

他的回答斩钉截铁，饱含着历经沧桑后的坚定：“为了永远跟党走！”

## 埃文河畔思故乡

◎徐洪



现实写照。

瞻仰莎翁故居，自然会想起与其同时代的如皋双杰李渔和冒辟疆。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追忆了自己与董小宛颠沛流离和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而戏剧家李渔创作的喜剧合集《笠翁十种曲》则雅俗共赏，是不可多得的戏剧传奇。两位才子都为家乡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游英伦，文化人必访斯特拉特福——这里是莎士比亚的故乡。丘陵舒展，溪流低语，古教堂尖顶刺向苍穹。埃文河如银色缎带贯穿小镇，天鹅游弋，与木质平底船、彩色游艇构成动静相宜的画面。微风拂过，牧场绿浪翻滚，野花随风摇曳，散发出阵阵清香。农舍散落在花木之间，炊烟袅袅升起，相映成趣。

夕阳西下，斯特拉特福街头，人们正悠闲地享用下午茶。一首英国民谣这样唱道：“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下午茶是很讲究的，加入糖和牛奶的伯爵红茶佐以三层点心——底层是开胃三明治，中层是灵魂司康饼，顶层是甜点马卡龙。而此刻，在遥远的东方，如皋人正在吃着蟹黄包、喝着糁儿粥。英国人用点心架盛装精致甜点，如皋人以青花瓷碗呈上家常美味。差异背后，是两种生活哲学的对照：前者追求形式上的优雅，后者注重实质上的满足。

那个下午，莎翁家乡的晚霞满天，我坐在咖啡馆外翻阅着报纸，几只麻雀欢快地绕着我手边啄食小桌上的面包屑。这和谐的画面倏然牵动我对家乡如皋的念想——初夏午后，大司马路一家时令食品店前，一名年轻女子在躺椅上小憩。一只名为阿宝的非洲灰鹦鹉悠然地伫立女主人胸前，兀自絮语。此情此景，若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得见，亦当赞叹“诗意图地栖居”。

我又想到，在如皋游河生态公园，绿树成荫，白鹭翩翩起舞，或在水中觅食，或在枝头休憩。麻雀、白鹤鸽与垂钓者和谐相处。河水清澈见底，倒映天光云影与两岸绿树——这场景正是先贤胡瑗先生诗句“水禽时出没，沙鸟自浮沉”的

埃及河水轻拍着石阶，都铎式建筑的倒影在波光潋滟间若隐若现。恍惚间，我的眼前浮现出如皋东大街那些斑驳的青砖黛瓦——青石板路泛着湿润的光泽，两旁老店的木门晨曦中依次打开，发出悠长的吱呀声。水绘园里，古木参天，花香四溢，冒辟疆的故居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处处风景处处诗。

李渔故乡如皋与莎翁故里斯特拉特福是否貌离神合？也许是的，两者都是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小城。

英国乡村美则美矣，终究太像明信片上的风景。而如皋的市井里，每一道斑驳的墙砖都藏着故事。南门桥菜场的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沾着晨露的水灵荸荠、盆中活蹦乱跳的河鲜、小贩的吆喝、油豆腐的热气、炸虾糍儿的嗞嗞声……比英国乡村的静谧更添几分蓬勃生气。

埃文河的水流入泰晤士河。河畔的美术馆展厅里，凡·高笔下的麦田漩涡最终化作了我心里龙游河的层层涟漪。西洋油画的厚重与苏中水乡的氤氲终被游子心灵的乡愁所贯通：那是人类对土地生生世世、如影随形的眷恋，在无数个黄昏与清晨，以砖石、水流或青草为墨，反复摹写着同一阙大地定居的诗篇。所谓乡愁，不过是把异乡的颜料不断调进记忆的调色盘。